



蕊心晴天

清风莫晚 著

WANKIN
YOUQINGTIAN

上

最阴差阳错的相遇，最纠结的百转千回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相知相处，他们是彼此的渡口与救赎
原名《锦绣田园·医女嫁贤夫》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014036315

1247.57

3333

V1

苑心有晴天

WANXIN
YOUQINGTIAN

清风莫晚 著

最阴差阳错的相遇，最纠结的百转千回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相知相处，他们是彼此的渡口与救赎

上



1247.57

3333

V1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北航

C172335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菀心有晴天 / 清风莫晚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04-4720-4

I. ①菀… II. ①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1832号

菀心有晴天

作 者: 清风莫晚

责任编辑: 谭 慧 周 珊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 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860千字 印张: 40.75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4720-4

定价: 80.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上 卷

第一章 穿越遭退亲	1	第二十章 丰收初得利	46
第二章 手撕定亲书	4	第二十一章 盖房大计生	48
第三章 患难见亲情	5	第二十二章 屋漏连夜雨	51
第四章 粗食有情味	9	第二十三章 偶得神秘处	53
第五章 退亲引疑虑	11	第二十四章 上门急问罪	57
第六章 慧眼可识金	13	第二十五章 受伤索赔难	59
第七章 初见丑型男	14	第二十六章 老郎中帮腔	61
第八章 骄横娃上门	17	第二十七章 理亏终赔礼	64
第九章 人小志气高	19	第二十八章 哭穷赶贪妇	66
第十章 坏男不如女	22	第二十九章 盖房招工忙	69
第十一章 调笑解蛇毒	24	第三十章 获利荐新茶	71
第十二章 老郎中惜才	27	第三十一章 心细忙饮食	73
第十三章 赎肉待答谢	30	第三十二章 恭敬实算计	75
第十四章 家贼最难防	32	第三十三章 礼轻情意重	78
第十五章 熟肉成狗食	34	第三十四章 刁婆贪便宜	81
第十六章 滴水涌泉报	37	第三十五章 泪眼斥刁婆	84
第十七章 丰盛报恩饭	39	第三十六章 搜刮盖房钱	86
第十八章 上镇试推销	41	第三十七章 其母非其子	88
第十九章 明珠遇慧眼	43	第三十八章 赊账包牛车	91

第三十九章	教字闻提亲	93	第六十三章	买卖生妙计	152
第四十章	退亲现端倪	95	第六十四章	喜收生日礼	155
第四十一章	聘礼大过天	97	第六十五章	郡主亲贺喜	158
第四十二章	断亲意已绝	100	第六十六章	听戏姨娘忙	161
第四十三章	劝母掌家财	102	第六十七章	击鼓传牡丹	163
第四十四章	白府盛情迎	104	第六十八章	众女争斗技	166
第四十五章	谈笑得尊重	107	第六十九章	落水急搭救	168
第四十六章	生意尊为先	109	第七十章	定亲人不知	171
第四十七章	银票引惊愕	111	第七十一章	气骂贼心婆	174
第四十八章	泼娃抢坐车	113	第七十二章	婆媳又生计	177
第四十九章	包裹满载归	115	第七十三章	薄礼重提亲	179
第五十章	铁公鸡买布	118	第七十四章	宁死不从婚	182
第五十一章	巧遇退亲人	120	第七十五章	殷勤待贵宾	184
第五十二章	众孩包饺子	124	第七十六章	慷慨赠食材	186
第五十三章	完工备酒席	127	第七十七章	救人反被救	189
第五十四章	新衣迎新屋	129	第七十八章	苦口劝家母	192
第五十五章	白日遭盗窃	131	第七十九章	添妆惹闲气	195
第五十六章	愤恨赶家贼	134	第八十章	好心陷险境	197
第五十七章	开颜忙招待	137	第八十一章	强娶谋逃脱	200
第五十八章	白家厚礼待	139	第八十二章	空间暂藏身	203
第五十九章	刁姐变淑女	142	第八十三章	众人齐搜寻	205
第六十章	挑拨终成空	144	第八十四章	夜走山路险	207
第六十一章	花间小精灵	146	第八十五章	再误困重围	209
第六十二章	流言获安慰	149			

第一章 穿越遭退亲

秋风送爽，掀起层层麦浪，成为秋收最美的风景。

陆紫菀是被一阵喧哗声吵醒的。穿越到这个苦哈哈的地方已经好久了，因为还病着，陆紫菀这几天一直都躺在床上。

“娘，什么事情这么吵？”陆紫菀推开房门往厅里去。

一贯冷清的厅里，今天倒是热闹得很，陆紫菀的声音还带着病中的柔弱，落入一群人的争吵声中犹如一滴水滴入大海一样毫无反应。

“王婶，他陈家怎么可以这样，毫无理由的，说退亲就退亲，这让我们家紫菀的名声往哪里搁？”陆紫菀的母亲何春梅声音带着怒意，看来她对陈家退亲的事情很生气。

农户家里的门一般都是不锁的，很多看热闹的人听到争吵声都不约而同涌入屋内，陆紫菀推开很多人才勉强挤了进去。

陆紫菀看了眼站在母亲面前的女人，微微蹙眉，问：“娘，你说陈家要退亲？”

陆紫菀穿越到这个身体里已经好多天了，二十一世纪的医科院女研究生一觉醒来莫名其妙地就穿越到这个陆紫菀身上，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上天安排，此陆紫菀和她不仅名字一样，连长相都一样，只不过这个陆紫菀年纪小很多，不过才十六岁。

经过这许久，陆紫菀对这个家的情况早就摸了个透，这是一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朝代安朝，她的家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户。

在这个朝代，十六岁的女孩按道理早应该出嫁了，陆紫菀其实也早就有了一门亲，是她父亲陆东明在世的时候定下的。只是天意难测，没想到两年多前陆东明一命呜呼，而这里的习俗是要守孝三年，故而陆紫菀到了十六岁还没有嫁人。

“紫菀，这里没有你小孩子的事情，你身体还虚着，快去房里休息。”何春梅忍不住含泪，看着女儿瘦弱的身子、苍白的脸色，更是心疼。

“哎，怎么没有她的事情？”王婶扭着肥腰，朝着陆紫菀笑着说，“菀姐儿，这事情还真和你有关系，是河南村那边的陈富贵家，他儿子今年也不小了，陈家这不是急着抱孙子嘛，但是你还为你爹守孝，所以他们托我来将你们的亲事给退了。”

陆紫菀愣了愣，陈富贵就是那个和她定了亲的陈家。怎么一大早的来退亲了？

王婶见陆紫菀蹙眉，以为她心里不快或者伤心，便连忙补充道：“菀姐儿，你看，你人长得可是我们这十里八村数一数二的漂亮，等你为你爹守孝结束后还怕找不到好人家嘛！这陈家既然着急抱孙子，你就劝劝你娘，别太固执耽误了陈家，将来陈家要真的怪起来，就算你嫁过去了也不好过是吧？”

“紫菀娘，我觉得王婶说的没错。”人群后边，一个黝黑的农妇一边推搡一边努力挤了进来，人未到前头，声音倒是率先传了进来，“菀姐儿这还守孝期呢，乡里乡亲的，耽误陈家传宗接代这可是大事。”

陆紫菀朝说话的人投去一眼，那是陆紫菀的大伯母。

陆紫菀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了好多年，生了三兄弟，老大陆东兴，老二陆东林，老三就是陆紫菀的短命爹陆东明。

眼前这个说话的就是陆东兴的媳妇陈桂华，两人有一个女儿今年十五岁，也到了该议亲的时候了，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十三岁，一个七岁。

老二陆东林只有两个女儿，为此，平时没少被老大家的人轻视，好在老人去世前几兄弟就已经分家单过了。

陆紫菀的爹早逝，留下一家三口，娘亲何春梅和大伯母陈桂华同村，陆紫菀下面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年仅七岁，名叫陆半夏。

“还是东兴媳妇明事理。”王婶朝着陈桂华咧嘴笑，然后朝何春梅看去，“紫菀娘，这亲你还是点头给退了吧。你看，陈家是着急抱孙子，这个理由对菀姐儿的名声没有半点影响，所以你也就不用担心这亲事退了会影响菀姐儿以后议亲。”

“就是，紫菀侄女儿长得这么漂亮还能怕以后没人要啊，等着守孝期过了，这提亲的肯定会踏破家门槛的。”陈桂华笑着接话，话锋却又突然一转，“只是，陈家这样的殷实农户，我们这几个村，还真就找不出几个比陈家更好的了。而且陈富贵就一儿一女，女儿出嫁了，陈家那些田产最后不都是留给他儿子的嘛。”

“大伯母你究竟想说什么？”陆紫菀揉了揉眉头，瞥了眼一脸幸灾乐祸的大伯母，这个女人，一向尖酸刻薄，当着村里人的面胳膊向外拐简直就是小意思。

“我能说什么。”陈桂华被陆紫菀一下打断有些不悦，道，“我就是说，陈家虽然比不得那些大地主庄家大门户的，但是，比起我们这些人日子毕竟好过得多，没了陈家这门亲事，就算你长得跟那天仙一样，最后不都得嫁个泥腿子下地干农活。要我说，菀姐儿你就是没有享福的命，白定下了这么好的亲事，偏生你爹短命，硬是将你的亲事拖没了。”

“紫菀她大伯母，你怎么能这样说话！紫菀到底还是不是你侄女了？她怎么说也称呼你伯母，你胳膊向外拐帮着别人就算了，怎么还这么说我家紫菀？”何春梅听陈桂华一阵咋呼眼睛都红了，自从丈夫去世，大伯一家三五天地来找他们家的麻烦，整天从他们家顺东西也就算了，怎么还能当着那么多村民的面说陆紫菀没有享福的命？

“哎，我哪说错了，这事情可不就是这样的嘛，三叔他命短，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要在那时候死。你说，要是他早死个一年，这时候菀姐儿不是已经可以和陈家成亲了，谁还会因为菀姐儿要守孝退亲啊！”

简直是叔可忍婶不可忍，陆紫菀心里一团火因为陈桂华的话烧了起来。虽然那个陆东明不

是她亲爹，但是，她既然占着人家女儿的身子就必须当他是自己的爹，这大伯母竟然这么歹毒地诅咒她爹应该早死？！

“大伯母，你是不是陆家的人？我爹怎么说也是你夫君的三弟，虽然他如今去了多年，但是你也别这样当着大伙儿和我娘的面编排我爹的命，更不能这样诅咒我爹！”

陆紫菀一边说着就低头去擦眼泪，一边抽泣着指责陈桂华，然后一脸悲戚地对自己娘亲道：“娘，你就应了陈家吧，这亲不要也罢，爹才去了两年，大伯母就因为陈家退亲的事情这样诅咒爹爹，这要让爹的亡魂不得安宁啊。”

“紫菀，这亲是你爹当初定的，不能退。”何春梅被陆紫菀这么一说，眼泪也跟着哗哗地落了，“我可怜的孩子，陈家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娘，难道你是要逼我当个不孝女吗？陈家既然等不得这一年，我们又何必紧巴巴地抓着人不放，由不得又有些毒妇要乱说女儿是没人要才会这样扒着亲事不放。”

何春梅抱着陆紫菀哭得可怜，睡在里间的陆半夏也终于被外面的争执吵醒，才七岁的他比很多孩子都懂事，走出来看见娘亲和姐姐在哭，立刻抓起角落里的扫帚大喊：“你们都是坏人，你们一大早来欺负娘亲和姐姐，你们都给我走，我不要你们这些坏人进来！”

“半夏！”陆紫菀见弟弟拿着扫帚乱挥，一时心里暖暖的。穿越前陆紫菀是一个孤儿，没有感受过亲人的温暖，看着才七岁的弟弟就知道维护自己，她心里满是暖意，连忙将半夏护了过来，生怕别人推倒了他。

陆东明是陆家的小儿子，懂事之后跟着镇上的郎中当学徒，之后就回了村里当郎中。陆东明生前一心为善，经常免费帮村民治病，他也是村里少有的能识文断字的人，村里人都挺敬重他的。

见他才离去两年光景，他留下的孤儿寡母就被这样欺负，受过陆东明恩惠的村民实在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陈家的不是和陈桂华这个大伯母的不对。

“我说紫菀她大伯母，你这番话说得也太恶毒了吧，有谁见过这样诅咒自家叔子的，你就不怕东明亡魂不安晚上来找你算账！”

“东明大哥还在的那会儿，可没少给你们家仨孩子和你们夫妻看病，什么时候见东明大哥收过你们一文钱了？你这毒妇，竟然还胳膊肘往外拐，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陆紫菀一边安抚着弟弟陆半夏，暗自却勾着唇角，她知道自己爹生前帮助过很多人，她是故意把自己说得惨兮兮的，就是要激出他们的良知，让这些人替自己指责大伯母，可比她这个小辈指责长辈好用得多了。再者，什么陈富贵，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一知道自己已经定亲，她就盘算着要怎么退亲，这下正好，不需要她想，人家自己就上门来了，还省去了她的烦恼。

况且现在看来陈家也是一个凉薄之家，纵使陈家财万贯她也一点不稀罕，她陆紫菀，宁愿一辈子不嫁人，也不会嫁给这种人！

来到这个地方，陆紫菀最无奈的就是这里的风俗，盲婚哑嫁的，一辈子好不好都只能这样，这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实在难以接受。

“娘，人活一口气，就是志气，这是爹生前常和我说的。我想，既然陈家执意退亲那就退了吧，爹要是还在一定也会这么做的。”

“你可想清楚了？紫菀，你也大了，这事情也是关系到你自己一生的大事。”作为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过得好。

“娘，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娘，百善孝为先，我不想当不孝女，这亲退了吧。”陆紫菀一脸坚决，心里暗想，开玩笑，当然要退，不然她之前说那么多废话干吗？不就是为了动摇何春梅的心嘛。

“哎呀，到底东明大哥是识文断字的人，教出的女儿就是懂事，还孝顺，将来谁家能娶到你一定是有福气的。”王婶只是媒婆，见何春梅松动，自然乐得说几句话捧着陆紫菀了。

“王婶，既然如此，这亲便退罢，我这就去把当初的定亲书拿出来就是了。”何春梅叹了口气转身进了屋子。

第二章 手撕定亲书

陆半夏拉了拉陆紫菀的衣角，陆紫菀低头，就听他道：“姐姐不要伤心，姐姐这么好，以后一定会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姐夫！”

陆紫菀一愣，看来陆半夏比她以为的要成熟得多，见她眼眶噙着泪才这样安慰她。

“嗯，半夏以后要好好读书，长大有出息了，就没有人敢欺负姐姐和娘亲了。”陆紫菀勾着唇角笑了笑。

“嗯！”陆半夏用力点着头，然后问，“姐姐你的病好了吗？是不是又可以陪我玩了？”何春梅拿着定亲书从房里出来就听见陆半夏的声音，不由摸摸他的头，轻声道：“刚才还答应姐姐好好读书现在又要姐姐陪你玩，果然是还没有长大。”

话后，她将定亲书交给王婶，“你看看有没有错，陈家既然托了你来退亲，那定然有将他们那份定亲书交给你了，既然要退亲，那就当着大家伙的面将定亲书撕了吧，这亲事也就作罢。”

“哎哟，我哪里会认字呢。”王婶笑着，“只是，这定亲书是当初东明大哥写的，你看没错就定然没错，这份陈家的你也看看认一认。”

“娘，拿来我看看吧。”陆紫菀从何春梅手里将定亲书拿了过来。

陆紫菀还是超级运气的，这时代的文字竟然和二十一世纪的简体字一模一样，真是个好消息。

王婶微微有些惊讶，“哎呀，菀姐儿识字啊？”

“识得一些，小时候看爹爹写字便跟着爹爹学了一些。”陆紫菀随口编了一句。

何春梅也没有多怀疑，陆紫菀是两人的第一个孩子，陆东明别说有多宠爱了，从小就将她带在身边，会教她识字也不奇怪。

“那就好，来，陈家给我的这份你也看看，确认一下，是的话，我一起将两份撕了。”王婶连

忙将自己手里那份给了陆紫菀，一边咧着嘴道：“我看菀姐儿就是不一样，竟然识字，将来谁要娶了菀姐儿那真是几辈子的福气哦。”

“王婶谬赞了，我不过是识得一些大概，也并不是全部都认识。”陆紫菀谦虚地笑着，“王婶，这定亲书无错，那就撕了吧。”

“唉！”王婶笑得合不拢嘴，手脚麻利地就将两张纸撕了个粉碎，心里乐呵着等会儿可以去陈家领钱了。

“不就识得几个字而已，有什么了不起，难不成还能像她爹一样识文断字给人治病啊？”陈桂华不屑地撇撇嘴，但是看见定亲书撕毁后她乐得嘴咧得比王婶还甚，“一个女人，就算识字儿最后还不是嫁人，识字又不能当饭吃，见不得多了不起。”

“要我说啊，就算陆家紫菀真的跟着她爹学了些治病之道也不给你家的人治，像你这种白眼狼，治了也白治。”有村民取笑着。

“就是，东明大哥当初免费给你们一家老小治病，没想到人才走了多久你就这样胳膊肘往外拐地帮着外人，竟排编自家小叔的恶毒话。”

陈桂华被一群人一人一句气得叉腰，“我家男人可是小叔他大哥，帮着自家人治病要是还收银钱那算什么自家人，收了也怕爹娘怪罪心不安吧！”

陆紫菀忍不住翻白眼，有些人的脸皮还真是大炮都轰不穿，“大伯母这会儿也知道是自家人了，真是奇迹。”

陆紫菀冷哼了句，朝着王婶道：“王婶，你看，现在大家都忙，我也就不多留你了。大家都散了各忙各的去吧，留着时间赶紧去把地里的麦子收一收吧。”

陆紫菀的话摆明了是送客，王婶自然是乐呵呵地走了，而边上的村民见没有热闹看也就散开了，陈家因为陆紫菀还在守孝期退了亲的事情也尽人皆知。

第三章 患难见亲情

厅里好不容易安静了下来，陆紫菀将王婶送到了大门口，回去的时候就见到何春梅坐在椅子上暗自垂泪。

陆紫菀知道，退亲的事情让何春梅觉得心寒和伤心，她爹走了两年多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糟，现在连她的亲事都被退了。

“娘亲！”陆半夏突然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含着泪，“娘亲昨晚给姐姐留的两个鸡蛋被大伯母拿走了。”

陆半夏这么一说，何春梅直接哭出声音，“东明哥，你怎么能这么早就走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被这样欺负。”

“娘亲不哭。”陆半夏跟着哭了出来，还不忘安慰母亲。

陆紫菀肚子里又燃起一股怒火，那两个鸡蛋还是她娘连续做了好多天的绣活才换回来给生病的她补身体的。大伯母一家真是欺人太甚，说什么自家人却做出比陌生人还让人寒心的事情。

“娘，半夏，别哭了，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把日子过好。”陆紫菀也不禁红了眼眶。

她在心里暗自发誓，一定要让娘和弟弟过上好日子。

“姐姐，我一定会快快长大的！”陆半夏抹着眼泪奶声奶气地说着。

陆紫菀浅浅一笑，前世没有亲人，这一世给了她两个至亲的亲人，她一定要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陆紫菀在二十一世纪是医科研究生，主修的刚好是中医，这倒是让她一下子有了主意，陆东明生前是郎中，那么她会医术也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娘你休息一下，我去煮早饭，吃了饭我们还得下地将麦子收了吧？”

“紫菀，你的身体才刚有起色，先别忙活，早饭我去弄。”何春梅连忙起身，抹干了泪，“麦子也不着急这一天，你二伯和二伯母这两天在你二伯母娘家帮着，之前说好了，明天来帮我们家一起收，你舅明天也该会来，我们家就那么点地，要不了两天就能收好，你还是再多休息一天。”

何春梅将陆紫菀拉住，“看着你弟弟。”然后起身就往厨房里去了。

等何春梅进了厨房，陆半夏突然一脸委屈地看着陆紫菀，将自己的袖子挽了上来，道：“姐姐，我讨厌大伯母，她动不动就欺负我们，还偷拿我们家的东西，刚才我要去抢鸡蛋，但是她力气大，一下子就把我推倒了，姐姐，我是不是很没用，连你的鸡蛋都保护不了。”

陆紫菀这才发现弟弟的手臂上有被掐的瘀青和擦伤，想来一定是陆半夏知道那鸡蛋来之不易便去抢，结果反而弄得一身伤。

“乖，半夏怎么会没用呢，半夏很聪明的。”陆紫菀轻轻地吹了吹陆半夏的手臂，“姐姐给你吹一吹就不痛了哦。”

看着陆半夏点头，陆紫菀心里一阵酸楚。再怎么，半夏也不过是一个孩子，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呢？简直欺人太甚！

“姐姐，不要告诉娘，不然娘又要哭了。”陆半夏一边享受着姐姐的疼爱，一边时不时朝厨房看去，生怕何春梅会突然出来看见他手上的伤。

听着陆半夏早熟的话，陆紫菀点点头，摸摸陆半夏的头，一边帮他把衣服袖子放了下来，一边道：“半夏，以后姐姐一定会让你和娘过上好日子的。”

姐弟俩聊了会儿天，何春梅就端着一锅稀粥从厨房里走了出来。锅里的米粒少得几乎可以数得出来，还有一些地瓜丝儿，陆紫菀就算是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也没有吃过这么稀的稀饭，不由得叹了口气。

当年陆东明的后事是卖了家里的大半田产厚葬的，家里现在只剩下十亩地，每年交了税，也仅仅能紧巴巴地维持生活，前几天陆紫菀一病，家里的余粮都被何春梅拿去换了钱请了隔壁村的郎中，所以，家里如今恐怕剩不到一碗米。

几人才刚吃，门外就有人进来，一边叫着“弟妹”。

陆半夏一听到声音立刻放下碗，“娘，是二伯和二伯母。”然后起身冲了出去。

陆紫菀在本体的记忆中一下子就找到了关于这个二伯和二伯母的印象，别看老大是那种处处想要占人便宜的人，这个陆东林却不一样。

陆东明走了这些年，陆东林夫妇没少帮着何春梅，就拿秋收春耕这些事情来说，每年他们都会主动过来帮一把手，不像陆东兴一家，问都不会问上一句。

“孩儿她二伯、二伯母，你们怎么来了？”何春梅也连忙放下碗往门口去。

陆东林和陆东明是兄弟，两人长得有五六分像，陆紫菀倒是更好奇这个二伯母葛蕊，身子娇小，因为生过两个孩子，体形有点走样，常年在地里劳作晒得皮肤黝黑粗糙，但是，她笑起来的时候十分和气。

“菀姐儿看起来气色比前几天好多了，病总算是好了，你娘也不用再担心了。”葛蕊笑着看着陆紫菀，拍拍她的手背，“好好照顾自己，这么大了，病了你娘会担心的。”

“我晓得。”陆紫菀笑着应着，“我听娘说，二伯和二伯母去了二伯母娘家帮着收麦子，怎么现在有空来我家啊？”

陆紫菀一问，陆东林拍拍自己的后脑，“都差点忘了，弟妹，我听村里人说，河南村那个陈家找了王婶和菀姐儿退亲了？是真的吗？”

不提还好，一提起来何春梅又是难过地叹了口气，“是啊，陈家说紫菀还要守孝，但是他们着急抱孙子所以要求退亲。”

“这陈家怎么能这样呢，这都守了两年也没见他们早点来退亲，这才剩不到一年，摆明是想悔了这亲事，故意把守孝期当作借口！”

“要真觉得菀姐儿守孝耽误了陈家抱孙子就该早点提出来，菀姐儿都十六岁了才来提，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弟妹你怎么能就这么答应了呢？”陆东林也为陆紫菀抱不平，女孩子的亲事可是关系着她的一辈子。

“人家都把传宗接代的大业搬出来了，我现在守孝期内不能成亲这是事实，人家要退亲也理直气壮，不退亲，难道还硬是守着这个亲事等着将来我嫁过去被他们欺负吗？陈家的人都是薄情的人，不嫁也罢，如果明年大家都觉得我老了，那我这辈子不嫁人就是了，守着娘亲和弟弟过一辈子。”

“菀姐儿，这话可不是你女孩子该说的。”何春梅训斥了句。

“姐姐这么漂亮，还识字，将来一定能找一个更好的姐夫！”陆半夏噘着嘴说，一下子惹得几人哈哈大笑。

“是啊，菀姐儿，夏哥儿没有说错，我看，我们的菀姐儿可比谁家的女孩都懂事和漂亮，肯定能找到一个比陈家还好的。女人，这一辈子都逃不过嫁人生子，你以后可别说这种丧气话惹得你娘伤心啊。”

葛蕊多少有些心疼陆紫菀，错过了陈家，不知还能不能找到比陈家好的。更何况，女人过了

十四五岁就不是议亲的好年纪了，就像一朵花错过了盛放的花期一样。

“嗯，我知道了。”对她而言，男人宁缺毋滥，宁肯一辈子不嫁人也不会将就。

二十一世纪教会她，女人当自强，女人不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虫！

陆东林和媳妇一听到消息就急巴巴地赶回来，生怕侄女伤心，现在见陆紫菀似乎没那么在意，也松了口气。

“爹、娘。”门外，陆兰和陆荷拎着一小袋米走进来，对着何春梅叫了声“三婶”，又叫了声“紫菀堂姐”，然后将米放在地上，摸了摸半夏的头。

“紫菀娘，我才刚知道，前几天你用米换了钱请郎中给菀姐儿看病，这里的一小袋米你先拿去吃，别饿了孩子。”葛蕊一边说着一边直接将米抱到了厨房去。

陆紫菀一家的情况葛蕊都明白，这往年，陆紫菀家的米都是勉强撑到秋收，这一换掉，家里肯定就没米下锅了。

“这怎么好意思。”何春梅心里很不好意思，但是家里确实没米了，所以她也无法拒绝，只能道，“这米就当借你们家的，等收了麦子一定还给你们。”

葛蕊放好米走了出来，“紫菀娘，自家人还说什么借不借的，一小袋米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自家人哪里有不相帮的道理，你不嫌弃我们拿不出好东西给你就好了。”

“是啊弟妹，我们家困难的时候，弟弟和你也没有少帮着我们家，弟弟在的时候，帮着我们一家老小看病吃药的从没有要过我们一文钱，现在弟弟走了，我们哪能看着你们孤儿寡母的挨饿呢。”

陆紫菀心里一阵叹息，同父母所生，怎么人和人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紫菀娘，今年秋收天气好，我娘那里的麦子提早收完了，你看，今天是不是帮着你们家收了？”葛蕊问。

“也不着急这一天，累坏了你们可不好。”何春梅道，“我和孩子她舅说了明天收麦子，你们也忙了很多天，还是休息一天吧。”

“我们哪能这么娇贵啊，都干惯了，这天气也不知道还能好多少天，早收早晒了早安心，你哥那边你找个人告诉他别过来了，我们几个人多干半天就好了，省得他走那么老远的路。”

葛蕊清楚何春梅哥哥家的情况，她哥是个老实厚道的人，只是她嫂子喜欢斤斤计较，她哥来帮上一天忙然后空手回去，指不定哪天又要被指桑骂槐说个不停。

何春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着以后一定要让孩子好好报答两人的帮衬。

“那就让菀姐儿带着兰姐儿、荷姐儿和夏哥儿留在家看家，做了午饭给我们送去。”葛蕊朝着自己的两个女儿道，“在三婶家要听紫菀堂姐的话知道吗？”

“还是让紫菀跟着我们一起下地去吧，她也大了，怎么好意思留在家光看你们俩帮忙呢。”何春梅连连摇头。

“紫菀娘，菀姐儿的病这才刚好就下地你不心疼啊？我还要替你心疼呢，这万一累了又生病可怎么办？还是让菀姐儿在家里看着弟弟妹妹吧，我们几个大人多辛苦一点也值得。”葛蕊道。

最后陆紫菀到底还是留在家里看弟弟妹妹，首先是大人觉得陆紫菀大病初愈不适合劳累，再者，陆紫菀的确没有干过农活，这具身体确实弱得很，真病倒了去哪里拿钱买药啊？

第四章 粗食有情味

大人一走，剩下几个孩子就搬着椅子坐在院子里玩，陆紫菀收拾好屋子就回到院子里陪着几个小孩子。

“堂姐，我和你们说，我姐姐可厉害了，她会识字，是我爹教她的。”陆半夏的语气满是骄傲，看着两个堂姐惊讶的表情就更是得意了。

“哇，紫菀堂姐真厉害！”十岁的陆荷的反应成功地取悦了陆半夏，“那紫菀堂姐有和三叔学治病救人吗？”

陆兰是姐姐，十四岁的她性格要比妹妹陆荷沉稳得多，但听见陆半夏的话还是很惊讶，看着陆紫菀也满眼崇拜。

陆紫菀不由感到好笑，这在二十一世纪识字可是基本生存要则，在这里却成了所有人钦佩的本事。

“治病救人，好像没有吧。”陆半夏虽然喜欢炫耀自己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姐姐，但是从来不说大话。

“谁说没有啊，爹在的时候，我跟着爹可不仅仅学了识字，当然还学了看病治病呢。”陆紫菀笑着在几人身边坐下，“你们要是想识字，以后我教你们啊。”

“真的啊，紫菀堂姐不仅教弟弟还教我和姐姐吗？”陆荷一脸不敢相信，“我要是和姐姐识了字，以后金宝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们了！”

金宝是陆东兴的大儿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陆芳芳今年十五岁，之后就是大儿子陆金宝，今年十三岁，小儿子陆生财和陆半夏一样大，才七岁。

陆东兴一家三个孩子可以说是尽得两个大人的真传，喜欢贪小便宜好吃懒做，更喜欢欺负堂姐妹，特别是陆东林一家的，由于到现在还没生出儿子，更没有少被欺负。

“紫菀堂姐，我就不要了，娘说了，女孩子识字也没用，只要能持家就行了，妹妹要是想学，你教她就好了。”陆兰笑着拒绝了，心里想着，她都这么大了，学了也不顶用，时间倒不如拿来多绣花贴补家用。

陆紫菀笑了笑没有劝说，她没有权利干涉别人的选择，就像陆兰一样，陆兰不愿意将时间浪费在识字上却并未阻止陆荷自己做选择。

“紫菀堂姐，你说，你和三叔学了治病救人？这是真的吗？”陆荷说话的时候，还特地将小木头椅子搬了起来，贴着陆紫菀坐着。

“姐姐，这是真的吗？”陆半夏也很好奇。

“姐姐什么时候骗过我们家夏哥儿了？”陆紫菀将三个小屁孩的崇拜尽收眼底。

陆半夏和陆荷两个小孩子一听，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拍着小手叫好。

“紫菀堂姐，以后你不要给大伯一家治病，哼，他们最坏了！”陆荷噘着嘴一副提起陆东兴一家就不高兴的模样，小小年纪没有太多的顾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小荷，别乱说话。”陆兰连忙喝止陆荷，朝着陆紫菀笑了笑，“紫菀堂姐，你别听她胡说，小孩子心性，肯定是和金宝他们吵架所以说气话呢，你别当真。”

“童言无忌，兰姐儿你别紧张，我知道呢。”陆紫菀浅浅笑了笑，心里却是想着陆兰果然是比一般女孩都成熟，在二十一世纪的十四五岁女孩，谁不是浪漫天真的年纪啊？到了这里，却要早早当家，什么都开始顾忌。

“荷堂姐说的没错，就不要给大伯一家治病，他们最讨厌了，早上大伯母还拿走了娘特地留给姐姐补身体的鸡蛋，最坏了！”陆半夏可不觉得陆荷堂姐是在胡说八道，他的想法和陆荷一样，大伯一家都很惹他讨厌。

“好，以后姐姐不给他们家治病，所以半夏不生气了哦，噘着嘴都可以挂水壶了。”陆紫菀看着陆半夏和陆荷噘着嘴的模样忍不住轻笑，说这话的语气很轻还带着宠溺，陆兰在旁边听着也不知道她是说真的还是哄陆半夏的。

在小院里儿人说笑了会儿，陆紫菀见时间差不多了便起身准备午饭。农村里，几乎没有吃得起白米饭的农户，在这种农户里，如果不是办什么大喜事是没有人会吃白米饭的。

陆紫菀本来想着二伯和二伯母两人来家里帮忙收麦子很累，需要多吃点，但是看到二伯家送来的那袋米，最后还是作罢。那袋米并不多，陆紫菀知道二伯家的情况，他们这也是硬从牙缝里省下原本就不多的口粮拿到她家的，所以这袋米若是蒸了白米饭只够两餐，干脆还是照往常吃吧。

家里还有一些地瓜，陆紫菀将地瓜蒸熟了，又拿了几个弄成地瓜丝儿放点米做了点米汤，厨房里还有一把蔫巴巴的青菜，陆紫菀叹了口气还是把青菜择了，放了点猪油烫起来可以当菜配，好过吃干巴巴的地瓜。陆紫菀叹完这一口气也算是明白了，纵使她有再好的厨艺，面对空荡荡的厨房也只能叹了口气。

将蒸熟的地瓜、煮好的米汤和菜盛好之后，陆紫菀将院子里的三人叫了进来，将碗筷分好，向陆兰道：“我去地里送饭，你看着弟弟妹妹先吃饭，别等我了啊！”

“紫菀堂姐，地里有点远，要不还是我去送吧，你病刚好，不能累着。”陆兰捏了一个地瓜放在陆荷面前一边道。

“没事，我哪有那么娇贵，病也好得差不多了，你前几天在外婆家也干了不少活，今天就在家休息一下吧。”陆紫菀笑着拒绝了，心里却有些暖意，陆兰也是有心了。

拿了一个小竹篮将食物装好，陆紫菀就离开了自家的院子，托本体陆紫菀的福她倒也知道自家的麦地在哪里。

陆紫菀家的麦地距离家大约要走一刻钟，一路上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多数人都认识陆紫

菀。和她打招呼的，陆紫菀就应和着，那些在背地里说三道四的她就当没有听见，一刻钟后，总算是到了。

毕竟是秋天，装在盅子里的米汤还温着，菜和地瓜却已经凉了。

“娘，二伯，二伯母，快来吃午饭了。”陆紫菀将竹篮放在较平的田埂上，扯着嗓子叫不远处还在忙碌的三人。

何春梅应了声，然后和陆东林两夫妻放下手里的农活，朝着陆紫菀走了过去。

“菀姐儿自己可吃了？”葛蕊擦掉头上的汗，笑呵呵地问了句，“大老远走过来累了吧？你身体还没有好，明天中午让兰姐儿来送。”

“不用的二伯母，我身体好得差不多了，也该出来走动走动。”陆紫菀将盖在篮子上的布掀开，把地瓜拿了出来，“只是可惜我走得慢了些，地瓜都凉了，幸好米汤还温着。”

“菀姐儿，带这么多米汤走这么远的路怪累的，我们随便应付着水喝两口就好了，何必这么费事带米汤来。”陆东林笑着，他说的是事实，很多农户的地都离家很远，谁不是一两个地瓜应付过去的，没人会带着这么重的汤水。几个大人心里都暗叹着，菀姐儿就是比别的孩子有孝心。

“菀姐儿可吃了？”葛蕊刚问过了，只是陆紫菀没有回答于是又问了句。

“没呢，我是想二伯你们出来干活累，容易饿，所以先送出来给你们吃，我等会儿再回去吃也没事的。”陆紫菀笑笑，也没有假意说自己已经吃了什么的。

“这孩子，”陆东林一听连忙道，“我们几个大人难不成还能差这一小会儿就饿死了？反正这地瓜多，我们也吃不完，一起吃点垫垫肚子也好。”

陆东林说着便拿了地瓜塞给陆紫菀，陆紫菀接着也没多推辞就吃了起来，看着大人疲惫却喜笑颜开的模样，一路上走过来的疲惫也随之消失了。

在二十一世纪，陆紫菀从来没有享受过坐在田埂上看着麦浪的惬意，这种只在电视和各种镜头下才能观赏到的景色，怎么也没有亲身体验来得好。陆紫菀心里只有两个字：满足。

不怕穷苦，不怕劳累。陆紫菀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她在乎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第五章 退亲引疑虑

“哟嗬，紫菀娘，来收麦子啦！还有陆家老二和老二媳妇啊，都来帮着紫菀娘收麦子啊。”

不远处，一位肥硕的老妇人挎着竹篮走了过来。“呀，这是菀姐儿吧，越大越漂亮了，要我说，退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可是陈家吃亏。对了，那个陈家退亲可有给你们家菀姐儿什么补偿吗？”

眼前这个人是陆紫菀爷爷的妻子，按理说陆紫菀也该叫奶奶，只是，陆紫菀的爷爷年轻时候就分给了别家，名义上陆家和这个老妇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最多只能算得上乡里乡亲。

“陈家可是殷实的人家，因为退亲给的赔偿可不少吧？紫菀娘，你可不能憋着钱不舍得拿出来，这每年都让你二伯一家帮着你们收麦子可不是个事，该拿些银钱出来雇人还是得拿出

来，别舍不得，尽占自家人的便宜。”

陆紫菀这边在不停地翻白眼，老婆子那边还在喋喋不休：“你看，你们两人帮着紫菀娘收麦子，这活儿多累人啊，紫菀娘怎么就给你们吃地瓜啊？紫菀娘，真的不是我说你，你让二伯一家帮着你免费出力就算了，你至少得给人吃好一点吧，瞧你抠成这样，难怪陈家看不上你家菀姐儿了，我看八成就是怕了你这样的亲家。”

陆紫菀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可还没等她开口，葛蕊先开了口。

“陆家老婆子，不知你多少银钱一天雇你家亲戚给你家收麦子啊？”葛蕊从田埂上站了起来，“我们家菀姐儿的亲事是陈家不仁不义，你这老婆子是上哪里听得说是紫菀娘抠才被陈家看不上的？说这话的人也不怕老天爷一道雷劈烂她那张臭嘴！”

陆家老婆子下意识地紧紧捂着自己的嘴，支支吾吾地瞪着葛蕊，“又不是我说的！你冲我叫嚷什么！我好心提醒你们不要被某些人白白当牛使，你们不领情就罢了。”陆家老婆子吭哧地拎着竹篮子走了。

“被我知道是哪个杀千刀的这样乱传菀姐儿的亲事，看我不打死她！”陆东林也气得不轻，看了眼脸色不太好的陆紫菀，以为她是被刺激到了连忙安慰她，“菀姐儿，你别听这些老婆子乱嚼舌根。”

“孩儿她二伯，陈家退亲只找了王婶来，并没有给补偿什么的。”何春梅也连忙解释着，毕竟拿地瓜这种杂粮招待他们，是很过意不去。但是，家徒四壁，还能拿出什么好的来煮午饭呢。

“紫菀娘，瞧你说的，这话你就不该解释，你是什么人我们难不成还不知道吗？要是信不过你，我还能让兰姐儿去拿米给你吗？”葛蕊拍拍何春梅的手背，“再说了，我们都是干农活的人，谁不是这么吃的？那陆家老婆子就是见不得别人笑一笑，好像别人那笑脸会扎死她一样。”

陆东林皱着眉，大口大口地吃着地瓜也没有说话。

“菀姐儿，村里的人没事就是喜欢胡言乱语，你别太在意了，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也管不住不是？自己过得好就行了，别多想了啊。”葛蕊安慰完何春梅转身就去安慰一直没说话的陆紫菀，心里想着明天还是得让兰姐儿来送饭，免得陆紫菀听多了杂碎的话心里难受又要病倒了。

“二伯母，我晓得，不会多想的。”陆紫菀笑笑，看了眼自己的娘，哎，也多亏自己家里还有二伯一家这样明理的亲戚，不然这日子还不得鸡飞狗跳了？

“弟妹，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你也别多想了，我就是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对劲。”陆东林吞下一大口地瓜，开口道，“按理说，陈家是要面子的，找了这么一个理由退亲，没道理不为了面子给重礼赔偿你们家。再者，紫菀这为东明都守孝两年多了，陈家这两年多都等过来了，没理由这不到一年就等不了了。我总觉得，这事情怎么想都不对劲。”

陆东林的一席话倒是一下子让何春梅惊住了，她一个老实本分的妇道人家一直没有多想过。

“孩儿她二伯，这事情你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何春梅反问。

“娘，二伯，二伯母，这亲既然都已经退了，你们还想这事情做什么，陈家已经和我们没有